



吳氏醫學述第五種

南陽張機仲景著

武原吳儀洛遵程續註  
秦溪許栽培之較訂

傷寒分經

諸方全篇

仲景一百十三方喻氏後尙論篇有註釋以推廣之惜未經粹行致

原稿散失而徐忠可爲喻門之高弟其所著一百十三方發明與尙論篇若合符節此猶左國內外篇也洛因取其書稍爲斟酌以分於斯益見庶幾西河洙泗後先倡導之意乎

者。諸家之註傷寒論者甚多其方解之精當成方切用具載之所當參看

太陽上篇論列方

其有非本篇藥而借用者  
仍入他經下後皆倣此

桂枝湯

桂枝

舊本俱仍

凡於桂枝下俱誤入去皮二字諸家

當去皮桂枝乃頂上細枝

其氣味全在皮尖去之則全無氣味矣寇宗奭曰本經正言桂仲景

言桂枝者取枝上皮也

方中行目去皮者非謂去其枝上之皮也以桂之用皆皮用枝自仲景

始耳此說太紓鑿云

桂枝乃行中行目去皮者非謂去其枝上之皮也以桂之用皆皮用枝自仲景

兩卽今之六錢半也

二

大棗十二枚傍

生薑三兩切各甘草炙二兩

咀未煎取清汁也

如大豆其顆粒可以咀嚼又吹去細

而法也

古之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

微火煮取

三升

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

去滓

古人藥大劑金鑑中煮綿絞濾湯澄瀘取

清

適寒溫服

一升

服後歎粥諸法見卷上太陽經上篇

風傷衛。太陽經最在外。故先受之。衛爲陽分。風爲陽邪。桂爲陽藥。故風勝者以之爲君。取枝者本乎天者親上也。然陽盛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由。幸陰之僅弱。未曾受邪。故以芍藥一味。堅之。東垣謂桂枝湯爲陰經營藥。正以其和衛氣使陰氣不泄之功也。若發汗過多。又手冒心悸。此營氣已動。幾於無陽而陰獨矣。又何堪。

以芍藥之酸寒堅其凜冽之勢故竟以桂枝甘草二味固表緩中若誤下而脈促胸滿此表邪未清而內陷亦於桂枝湯去芍藥以芍藥酸收陰降恐其復領陽邪由胸而下入腹中也至於傷寒脈浮腳攀誤攻其表而厥者以溫藥令其厥愈足溫之後隨用芍藥甘草湯以伸其腳芍藥得甘草能和其陰也觀其出入則桂枝湯之所以用芍藥可知矣若陽脈濶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而用小建中湯卽以芍藥爲君重加飴

糖桂枝甘草等佐之。因表虛裏虛不同而迭爲  
主用。則桂枝湯但取解肌散表而不欲動營之  
意。不更躍然哉。若薑棗之用。不獨發散專行脾  
中之津液。而和其營衛也。麻黃湯專於發汗。不  
用薑棗。不待行其津  
液。歎熱稀粥乘內未受邪。扶其中氣。以助藥力。  
耳。有疑芍藥爲赤芍藥者。非也。此方專主衛受  
風邪之證。以其

衛傷不能外固。而自汗。所以用桂枝之辛。發其  
邪。卽用芍藥之酸。助其陰。然一散一收。又須甘  
草以和其胃。况發汗必須辛甘。以行陽。故復以  
生薑佐桂枝。大棗佐甘草也。但方中芍藥不言  
赤白。聖惠與節菴俱用赤孫尚與叔微俱用白。  
然赤白補瀉不同。仲景云。病發熱汗出。此爲營

汗藥能衛故以以中如也。以客赤芍太陽可以是知必用白芍藥雖不不受邪。終非適時而腹滿者。則當論自強。固則汗藥用用篇藥法。芩酒宜白如。豈營  
愈透內之許治治已生凡勝輩。芍藥補誤下而傳太陰之乎。雖然不可弱衛。  
矣。達護誤學寒風有地陰熱中風以瀉實也。若夫陰因而腹痛者。則當論自強。  
寒營於營不有營衛論之素不而瀉實也。若夫陰因而腹痛者。則當論自強。  
傷衛營又知脈之之類。虧宜兼溼也。虛者。則當論自強。  
則營浮證。按桂枝白芍藥者。於大實痛者。則當論自強。  
營芍氣傷而緩氣黃枝白用藥者。於大實痛者。則當論自強。  
受護營而衛傷用肺心藥枝助桂枝素盛者。則當論自強。  
固自受營血氣血之湯陰枝素盛者。則當論自強。  
那表汗藥所必貴湯。則當論自強。  
則營必衛緊血也。也不重在卽之加痛。則不能衛。  
不衛以受兼病而而逮。加臨當人。大黃。當論自強。  
能和桂邪。濬用仲仲春益證加與黃。夫又倍也。固則  
外而枝則寒氣景景溫陰活黃。夫又倍也。固則  
自血不傷藥用用篇藥法。芩酒宜白如。豈營

於衛故氣鬱而無汗必以麻黃氣藥開通腠理又須桂枝和營散邪汗大泄而鬱熱解矣。

## 五苓散

豬苓

去皮

古木草

止言术不分蒼白至梁陶宏

景始分蒼白舊本术上俱加白字皆

後人添設也此方

茯苓

各十八銖

十黍爲一

六銖爲一

當用蒼术

分卽今之二錢半也

約今四分一釐七毫

六銖爲一

十六兩爲一觔

澤瀉一兩

六銖

柱兩半

半

四分成一

兩卽今之二錢半也

約今四分一釐七毫

四分成一

兩爲一

觔

澤瀉一兩

六銖

柱兩半

半

專欲兼治表

必用桂枝

利水則宜肉桂

桂枝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

服方寸匕日三服

多飲水汗出愈

方寸匕者

七卽匙也

作七正方

一寸抄

散取不落爲度也

太陽者膀胱也邪尚在表則經熱經熱則身熱

惡寒邪或入裏。則府熱。府熱則煩渴。或小便不利。五苓散利水藥也。而仲景用之。反以有渴爲主。或胃乾脈浮者。或浮數煩渴者。或渴而燥煩者。或小便不利。欲飲水者。豈不知燥渴數熱去水。則失潤耶。謂渴雖燥熱。亡津液。而燥熱之由。則以膀胱爲津液之府。因太陽隨經之熱鬱於膀胱。故逆上而爲燥熱。爲煩渴。在本經。則小便不利。是燥熱爲渴之本。膀胱又爲燥熱之本。惟以五苓通調水道。則邪熱自化。而津液得全治。

渴之本也。然太陽之經與府氣本相通故有經之餘邪襲入於府爲煩渴而經熱未除者亦有府邪盛而牽定經絡致表未全解者五苓中有桂枝以解表。煖水以助汗也。苓澤以滲溼泄熱。术以理脾崇土而內外之邪頓清所以爲兩解表裏之首劑。若無表則當去桂枝矣。故又有豬苓之制也。白虎湯則正治煩渴之劑以表證已解邪去太陽故不責膀胱也。

此逐内外水飲之首劑。金匱治心下

支飲眩冒用澤鴻湯治嘔吐思水用豬苓散止用二三味總不出是方爲祖劑云凡太陽表裏

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  
吐。或小便不利者。宜服之。又治霍亂吐利。躁渴  
引飲。及瘦人臍下有動悸。吐涎沫而顛眩者。咸渴  
屬水。飲停蓄。津液固結。便宜取用。但須增損合  
宜耳。若津液損傷。陰血虧損之人。作渴而小便  
不利者。再用五苓利水劫陰之藥。則禍不旋踵矣。

## 真武湯

入後太陽下篇

## 桂枝加附子湯

於桂枝湯內加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入片。凡云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

皮畢以半兩准一枚。餘依桂枝湯法。

此治太陽中風誤汗之變證。未至亡陽而但成

漏風也亡陽者是真氣大洩有虛無實故或陽虛而陰盛如入寒冰地獄爲厥逆下利等證則以內寒爲重宜四逆湯以溫經或內怯外虛則爲心悸頭眩身瞶動振振欲擗地者如身全無外廓則以汗洩爲重宜真武湯以溫經攝水若漏是已得汗而復爲風邪所襲風宜有汗因循不止雖非如亡陽之大脫然槩比太陽之中風證則加虛燥矣於是表則惡風津液外泄而下燥則小便難兼以衛氣外脫而膀胱之氣化

不行也。筋脈無津液以養，則爲四肢微急難以屈伸，兼以風入而增其勁也。此陽氣與陰津兩虛，更兼風氣纏綿，若用四逆，則不宜乾薑之剛燥，用真武，則不宜苓朮之滲溼。故用桂枝湯，更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斂液也。然觀此方，更用於風溼相搏，身體盡痛，不能自轉側者，則知此處尤著。眼在四肢，難以屈伸，故加附子以溫經，而通其邪鬱也。

桂枝加桂湯

於桂枝湯內更加桂二兩<sub>共</sub>

五兩

餘依桂枝湯法

此乃太陽風邪因燒針令汗復感寒邪從太陽之府膀胱襲入相合之腎藏而作奔豚故仍從太陽治例用桂枝湯加桂以內洩陰氣兼驅外邪也仲景止言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原未嘗及驚成氏因金匱要略病有奔豚從驚發得之腎氣欲上乘心之語遂註心氣因驚而虛腎氣乘寒而動是又註腎水敢於乘心之故也然亦有心經素虛不盡由於驚者矣先灸核上

以散寒次與桂枝加桂湯以泄奔豚之氣所加之桂當用肉桂爲是

桂枝人參湯

桂枝

甘草

各四兩

术

人參

乾薑

各三兩

右

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

三升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桂枝辛香經火

久煎則氣散而

力有不及矣故須遲入凡用桂枝諸方俱當依此爲例用肉桂亦當臨用去粗皮切碎俟羣

藥煎好方入煎二三沸卽服

此證之心下痞鞕不利不吐與生薑瀉心湯證心下痞鞕不利同裏大柴胡湯證心下痞鞕下

利亦同此獨主桂枝人參湯者蓋生薑瀉心在  
汗出解之後有裏而無表故但滌飲清熱大柴  
胡證與此證則俱表不解矣但大柴胡證曾汗  
出則似太陽已解又嘔吐亦類兼少陽故竟主  
大柴胡湯以表邪欲去未去因自汗而非因誤  
下則痞鞕爲實邪故加大黃枳實以攻裏而兼  
芍藥以和之也若此證則數下之又利不止且  
表裏不解是裏虛不守而利正虛邪湊而痞也  
故用理中湯以救裏虛但表未解故用桂枝以

散表邪是理中而仍不礙表。則因所誤而法偶變耳。所以桂枝新加湯中倍芍藥者。以誤汗而陽虛邪湊恐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此桂枝人參湯中獨去芍藥者。以誤下而邪入於陰芍藥陰寒無溫散之力也。况下藥皆寒內已陰寒何堪再益也。此方之术當用白朮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半  
甘草炙

黃芩各三

兩

黃連三

兩

右四味以

水八升先煮葛根減至二升更入諸藥煮取二